

ARTHUR CONAN DOYLE'S
BEST DETECTIVE STORIES

*Arthur Conan Doyle's
Best Detective Stories*

福尔摩斯 探案精品集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荣跃 唐跃勤 译
夏纬荣 徐中怡

伦洋书坊 · 经典
1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rthur Conan Doyle's
Best Detective Stories*

福尔摩斯 探案精品集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荣跃 唐跃勤 译

夏纬荣 徐中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精品集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刘荣跃等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伦洋书坊)
ISBN 7 - 5302 - 0772 - 5

I. 福… II. ①柯…②刘… III. 侦探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284 号

福尔摩斯探案精品集

FUERMOSE TAN'AN JINGPIN JI

(英) 柯南·道尔 著
刘荣跃 唐跃勤 译
夏纬荣 徐中怡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8 开本 12 印张 314 000 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 - 5302 - 0772 - 5

I · 751 定价: 12.80 元

译者前言

刘荣跃

本书是我们几位译者合作翻译的一部作品，有幸被选入北京出版社以新形式出版的经典名著系列中。既然是名著，只要“再创作”得富有特色，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我个人认为名著重译十分必要，但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力争拿出质量较好的新译，切忌粗制滥造。名著是全人类、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它们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艺术性强，耐人寻味等，而深受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名著是社会发展的艺术结晶，其价值无法估量。不知有多少人就是在名著的精神感染下，为人类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广泛阅读名著，我们的思想便会被潜移默化，不断提高，不断充实。正因为名著含有丰富的营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值得人们去吸取，一代代地翻译、更新、出版、再版，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这确实是一部情节奇妙、引人入胜的书，谁读了都会为福尔摩斯高超的侦破技能拍案叫绝！他的侦破手法既显得神奇，又完全在情理之中，令人叹服。像这样一位侦探，在世界上确实是罕有的；难怪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会受到全世界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和钦佩，难怪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会成为不朽之作！

主人公福尔摩斯侦破案件之所以有非同一般的本领，我以为首先在于他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极其重要。如他从不同的烟灰中能看出它由什么烟叶烧成，这些烟叶又产生在什么地方；从不同的手形又知道某个人是干什么的，比如水手、石匠、雕刻工的手都各不相同。可以说，正是广泛深厚的知识使福尔摩斯在侦破案件中显示了他独特的才能。同是一种现象，他能从中看出许多别人看不出的东西，而这没有丰富的知识绝不可能。其次，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是他的一个重要长处。好像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似的。如他从华生医生脚上的泥土就知道医生去过什么地方，因只有那个地方才有这种颜色的泥土；从一只旧表上，他竟看出了它主人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等。你感到惊叹，同时你也觉得心服——这就是小说的不凡之处！第三是福尔摩斯精辟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由浅入深，层层剖析，将一个个秘密揭露在众人面前。读者跟着他的思路，会一口气读到故事结束——小说能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此外还有他那充沛的精力，也是与众不同的地方。为了破获一个案子，他可以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不觉得疲劳。上述主要几方面的原因，使得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成了举世闻名的侦探家。我们从中也可看出一个出色的侦探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关于翻译，应该是要忠实于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不可随意性太大。我们“不仅要让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还要让读者知道是怎么说的”，所谓“形神兼似”。如果不是紧扣原文，与之亦步亦趋，译文和原文就会有出入。我即按照这种原则去从事翻译。当然，

实际操作中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并且不同的译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和原则。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看谁的“度”把握得好——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探索的问题。

在此不赘。最后，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对书中的不当之处赐予批评和指正，我们一定努力使之完善。

2004年7月于四川简阳

目录

译者前言 /001

四签名 /001

- 演绎法的研究 /001
- 案情的陈述 /005
- 寻求解答 /009
- 秃头人的故事 /011
- 本地治里别墅的惨案 /017
- 福尔摩斯的分析判断 /021
- 木桶的插曲 /026
- 贝克大街的侦探小队 /032
- 线索中断 /037
- 凶手的末日 /043
- 非同寻常的阿格拉宝物 /047
- 乔纳森·斯莫尔奇怪的故事 /050

血字的研究 /064

-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064
- 推理的学问 /068
- 劳里斯顿花园坊之谜 /073
- 约翰·兰斯的叙述 /079
- 广告招来的一位来客 /083
- 格雷格森的招术 /087
- 黑暗中的一线光明 /092

福尔摩斯探案精品集

- 盐碱大荒原 /096
犹他州之花 /101
约翰·费里尔与先知的谈话 /105
逃亡 /107
复仇 /111
约翰·华生回忆录续 /116
尾声 /121

山庄犬影 /125

-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25
巴斯克维尔的咒语 /128
难解之谜 /133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139
三条折断了的线索 /145
巴斯克维尔庄园 /152
梅利瑟特邸宅的斯特普尔顿家人 /157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164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168
华生医生日记摘选 /177
山岗上的人 /183
沼地上的惨案 /189
布网 /196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203
追溯 /209

四 签 名

刘荣跃 译

演绎法的研究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角处取下他那个药瓶，又从整洁的山羊皮皮箱里取出皮下注射器。他激动地用自己白皙的手指调整着纤细的针头，卷起衬衣左袖口。有一片刻他凝目沉思，盯着自己多腱的前臂和手腕，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被针扎的痕迹。最后他一下将尖利的针头扎进肌肉，压下小小的活塞，然后躺在用天鹅绒做衬里的扶手椅上，舒心地出了口气。

数月以来，我每天都要目睹三次他这样的动作，这种习惯行为并没有使我适应。相反，这种情形愈来愈使我烦躁不安，想到我缺乏阻止他的勇气，每晚我都觉得很惭愧。我曾一次又一次发誓说，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可是你看我这个同伴，一副冷静沉着、若无其事的神气，因此对于他的个人自由，人们是最不愿意去过问的了。他才能卓越，举止非凡，我从和他一起经历的事情中，看到他所具有的许多超群本领，这一切使我迟疑不决，缺乏足够的信心去阻挠他。

然而那天下午，或者是我午餐时喝了博思红葡萄酒^①，或者是他打针时那种过于做作的动作让我怒不可遏，我突然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今天又注射什么呢，”我问，“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陈旧的用黑体活字印刷的书看着，听到我问他便没精打采地抬起眼睛。

“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不想，一点不想，”我生硬粗鲁地回答。“阿富汗战役^②使我体质至今还没恢复。我不能再损害它了。”

他见我如此激动，笑了笑。“也许你是对的，华生，”他说，“我也认为可卡因对身体影响不好。可是我发现它有超常的刺激作用，能使头脑保持清醒，而它的副作用也就无关紧要了。”

“可你想想看！”我认真地说。“你算算付出的代价！如你所说，你的大脑或许会受到刺激变得兴奋起来，可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病变过程，会使人体组织产生质变，最终导致永久的衰弱。你也知道这种药物会引起不良反应，实在是得不偿失。为什么你竟为

^① 博思红葡萄酒，产于法国东部的博思地区。

^② 阿富汗战役，指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华生当时是一名军医。

福尔摩斯探案精品集

了一时的快乐，拿损害你天生具有的卓越才能去冒险呢？请记住我不仅是作为一个朋友在劝告你，而且是作为一个医生在和你说话，因为我对你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说负有责任。”

他似乎并没有生我的气。相反，他把自己手指尖合在一起，胳膊靠在椅子扶手上，像是对谈话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这人的脑子，”他说，“不喜欢放着不用。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难解的密码，或者最错综复杂的分析，我倒感到如鱼得水了，这时没有人人为的刺激也行。不过我这人讨厌单调乏味的生活，渴望让精神保持高昂状态，因此我为自己选择了独特的职业，或更确切地说创造了这一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人侦探？”我说，吃惊地竖起眉毛。

“唯一私人咨询侦探，”他回答。“在侦探方面我可是权威性的最高上诉法院。当格雷格森、莱斯特雷德，或阿瑟尔勒·琼斯无能为力的时候——顺便说一下，这在他们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就摆在了我面前。我以行家身份审查材料并提出一个专家的看法。我并没有从这些案件中要求得到任何荣誉，我的名字从不刊登在报上。侦探工作本身，因为有了用武之地而得到的欢乐，便是对我的最高报偿。不过我的工作方式，你在杰斐逊·霍普一案里不是已亲眼目睹了吗？”

“是呀，不错，”我真诚地说。“我一生还从没遇到过让人如此感动的事。我甚至把它写成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有点奇异，叫做《血字的研究》。”

他阴郁地摇摇头。

“你那小册子我简单翻过了，”他说。“老实说我不能向你祝贺。侦探是或者应该是一门精确无误的科学，因此对待它同样应该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切忌掺杂个人感情。而你却使它染上了浪漫色彩，让人觉得好像你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爱情故事一样。”

“可是浪漫本来就存在嘛，”我争辩道。“我总不能篡改事实吧。”

“有些事实可以避而不提，或至少要突出重点。在那件案子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寻常的从结果到原因的分析推理，根据这个推理我已成功地破获了此案的全过程。”

我写那本小册子是想让他高兴的，没想到反而被他批评，心中很是不快。我也承认他自高自大的神气把我激怒了，似乎我小册子里的每一句话都要用来描写他个人的行为。我和这位同伴在贝克大街共同生活了几年，不止一次注意到在他不动声色、老爱说教的态度下面潜伏着一点虚荣。不过我没再说什么，而是坐在那儿抚摩我受伤的腿。我的腿曾被一颗阿富汗长滑膛枪的子弹打穿，虽然行走没问题，但天气一变化就痛得心烦。

“我的侦探工作最近延伸到了欧洲大陆，”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说，在他那用欧石南根制成的烟斗里装填着烟叶。“上周，法兰西斯·勒维拉尔曾来向我请教，你大概知道他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崭露头角吧。你具有凯尔特人^①敏感的直觉，不过却缺乏广泛而精确的知识——要使自己有更高的侦破本领这是必不可少的。那案子牵涉到一个遗嘱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特征。我提列两件类似的案子供他参考，一件：1857年发生在苏联港市

^① 凯尔特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中欧、西欧的部落集团，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

里加，另一件：1871年发生在美国城市圣路易斯；他听后深受启发，最后破获了案子。这是我今天上午才收到的他写来的感谢信，说我帮了他大忙。”

他一边说一边抛给我一张揉皱了的外国信纸。我往上面瞥了一眼，看见有不少用法语写的溢美之词，什么“卓越超群”啦，“大师之举”啦，“威力无穷”啦，这些都是表明那个法国人对福尔摩斯的热情赞赏。

“他好像是个小学生在对老师说话。”我说。

“哦，他把我那点帮助看得太高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淡淡地说。“他自己有相当天赋，具有一个理想的侦探所必须具备的多半才能，善于观察和推断。他唯一缺少的就是知识，不过到时会丰富起来的。目前我正把我写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翻译成法语。”

“你写的东西？”

“唔，你还不知道？”他笑起来，大声问。“是呀，真是惭愧，我写了几篇专题文章，全都是关于技术方面的，比如有一篇是论不同烟叶烟灰的区别。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不同类型的雪茄烟、纸烟和烟斗丝，还用彩色插图标明烟灰之间的差异。这个证据在刑事案件审判中一再出现，有时倒是一个最重要的线索。比如，假如你能确认某个谋杀是由一个抽印度方头雪茄烟的人干的，你显然就缩小了搜索的范围。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印度方头雪茄烟黑色的烟灰，与鸟眼状白烟灰不相同，正如洋白菜和土豆大有区别一样。”

“你对细节问题可真具有非凡的天才的眼光呀。”我品评说。

“我深知它们的重要性。这儿是我另一篇谈跟踪足迹的专题文章，其中还谈到如何使用熟石膏保存印痕的问题。这儿是一篇新奇的小文，谈职业对手形的影响，附有石匠、水手、软木雕刻工、排字工、织布工和钻石打磨工不同的手形插图。这对一个讲求科学的侦探的确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尤其在处理无名尸体案或在探索罪犯的经历方面。我这样唠叨我的癖好一定让你心烦了吧。”

“一点也不，”我真诚地回答。“我觉得这是再有趣不过的事了，尤其是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你是如何实际运用的。不过你刚才谈到观察和推断的问题，是否可以确切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呢？”

“唉，可不能那样说，”他回答，舒适地躺在扶手椅里，从烟斗上吐出一圈圈蓝色浓烟。“比如，根据观察我知道你上午去过威格莫大街邮局，但根据推断我知道你去过那儿发了封电报。”

“对呀！”我说。“你说的两点都对！但我得承认我不明白的是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是一时忽然想到要去的，而且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这本身就很简单，”他说，看见我吃惊的样子他咯咯笑起来。“简单得可笑，任何解释都是不必要的；不过倒可以用它来说说观察和推断的界限。据我观察，你的鞋面上粘附着一点微红的泥土。而就在威格莫大街邮局对面人们在人行道上堆起了一些泥土挡住道路，要想进邮局就只好从泥土上面踩过去。那种泥土很特别，略带红色，就我所知附近一带是没有的。这些就是观察，余下的就是推断了。”

“那你又如何推断出我是去发电报呢？”

“唔，当然我知道你并没有写信，因为我一上午都坐在你对面。我还看见在你那个打开的书桌抽屉里，放着一整版邮票和厚厚的一捆明信片。这样，你到邮局去除了发电报还能做什么？排除一切其他因素，最后剩下的便是事实。”

“在这件事上无疑是对的。”我想了片刻后回答道。“但如你所说，它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假如我把你的理论用来作一个更严峻的考验，你会认为我鲁莽无礼吗？”

“恰恰相反，”他回答，“你如果那样做，倒会使我不会再打一针可卡因呢。你若给我出个难题，我会很高兴作番调查的。”

“我听你说过，任何一件小用品经过某人使用后，必然会在上面留下反映其个人特征的某些痕迹，而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就能根据上面的痕迹辨认出那些特征来。你瞧，我这儿有一只手表，是最近才得到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它前面的那个主人有何特征或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他，心里微微感到有趣，因为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在这个考验中成功的，我主要想给他一个教训，他有时说话语气真有点儿武断。他在一只手上掂了掂表，凝视着表面，打开后盖检查机件，先用肉眼观察，然后又用高倍放大镜。最后他啪的一声关上盖子，把表递回给我；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简直忍不住发笑。

“上面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他说。“这只表最近才清洗过，所以最能给人启发的痕迹都没有了。”

“不错，”我回答。“它在送到我手里以前已清洗过了。”

我心里责备着同伴，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借以来掩盖他的失败。就是一只没有清洗过的表，他又指望能找到什么痕迹呢？

“虽然遗痕不多，但我的观察也不是毫无结果，”他说，望着天花板，眼睛朦胧恍惚，毫无光泽。“承蒙你指正：我想这只表先前是你大哥的，他又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这你一定根据背面的字母 H·W 推测而来吧？”

“当然是这样。W 代表你的姓。表上的出产日期几乎是在五十年前，而那两个姓名的开头字母与表一样陈旧，所以这只表是上一代人的产物。珠宝之物通常都由长子继承，而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多年了。由此可以推断出它先前是在你大哥手里。”

“你说的都不错，”我说。“还有别的吗？”

“你大哥是个不爱整洁的人——非常不爱整洁，又粗心大意。他本来前程远大，可没有把握住一个个机会，生活穷困潦倒，只偶尔手头才宽裕一点。他终于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不久死去。我所能推测的就是这些。”

我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急得在屋子里一跛一跛地团团转。心里充满了怨气。

“你真是卑鄙，福尔摩斯，”我说。“我真不相信你竟会做出这种可耻的事来。你对我那不幸大哥的经历已作过调查，现在倒假装说那些情况都是你想像推断出来的。你总不能指望我相信，你说的一切都是从这只旧表上辨认出来的吧！你这样做太不友好了，老实说，这种行为有点骗子假充内行的味道。”

“我亲爱的大夫，”他和蔼地说，“请接受我的歉意。我只是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理论的问题，却忘了就你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事。不过我向你保证，在你把这只表递给我之前，我可从来不知道你有一个大哥。”

“那么，你说得妙极了，可究竟是如何推测出那些事实的呢？无论从哪一点上你说的都绝对正确。”

“哈，这算是运气好吧。我只是在权衡之后说出事情的可能性，没想到会如此精确无误。”

“那么你并不是猜测出来的了？”

“不是，不是，我从来就不猜测。猜测是一种十分糟糕的习惯——它对人的逻辑才能危害极大。你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只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思路，或者是你没有注意到那些小小的细节，而大的推论往往就是从这些小细节中得出来的。比如，我开始就说你大哥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你观察表盖的下方，就会注意到它不仅两处有凹痕，而且还留下了不少常和其他硬物（如硬币或钥匙）一起放在衣袋里刮伤、擦伤的印痕。设想一个随随便便对待价值五十几尼^①的表的人一定粗心大意，这当然绝不是好高强的技艺。一个人能继承如此贵重的东西，那么他在其他方面也会得到优越的生活条件，这种推论也绝非牵强。”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推断。

“在英国，当铺老板们每收到一只表，都惯例地要用针尖在表盖内刻上当票号码，这比贴上一个标签方便，号码也不会丢失或误换。我从放大镜上看到表盖内侧的这种号码不下四个。所以我的第一个推断是你大哥手头经常拮据。第二个推断是，他偶尔景况很好，否则就不会去赎回自己的典当物了。最后，你看表的内盘上有一个锁眼^②。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用钥匙将那些沟槽擦出无数伤痕来呢？而每一个醉汉的表上你都会见着那些痕迹。他夜晚上条，由于手不稳就留下了那些伤痕。你看这一切哪还有什么秘密呢？”

“实在是真相大白呀，”我回答。“我刚才真不该冤枉你。你如此才能超群，我本该对你更加信任才对。请问你目前是否在搞侦探工作？”

“没有，所以我才注射可卡因。停止了脑力劳动我就无法生活。除此以外还为了什么呢？我站在窗旁这儿看看。过去有过这样阴郁沉闷而无聊的世界吗？你看那黄雾是怎样沿街滚滚而去，漂过那些暗褐色的房子。还有比这个更使人无望，更平凡无聊和卑俗的吗？如果一个人有了才能，医生，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有何用处呢？犯罪是平凡的，生存是平凡的，除了这些平凡之物，还能有什么呢？”

我已张开嘴正要回答他那番激烈的言论，这时房东太太清脆地敲了下门，走进来，手里端着黄铜托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有一位年轻小姐给你的，先生。”他对着我的同伴说。

“玛丽·莫施坦小姐，”他念道。“哼，这个名字我怎么一点记不起来。让那位小姐上来吧，赫德森太太。你别走，医生，我愿你留下来。”

案情的陈述

莫施坦小姐坚定沉着地走进屋子。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小巧秀丽，戴一副好看的手套，穿着十分得体。不过，她的服装简单朴素，让人感到她经济不很宽裕。

① 几尼，旧英国金币，1几尼合1.05英镑。

② 锁眼，过去许多表必须用钥匙上条。

衣服是灰暗的毛呢料做的，既无花边又无装饰，戴一顶小小的同样暗淡的头巾式无檐儿帽，只在旁边别了一点儿白色羽毛才不显得那么单调。她面目特征不大匀称，肤色也不太好，可是神态却温柔可爱，蓝色的大眼睛异常神圣，富有情感。就是看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三个大陆的女人们，我也没见过谁的脸像她的那样高雅而聪敏。她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给她安放的位子上坐下，这时我就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哆嗦，双手在发抖，每种迹象都表明她内心万分激动不安。

“我今天来，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是因为你帮助我雇主塞西尔·福里斯特夫人解决了一个小小的家庭纠纷。你待人和蔼，才能出众，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塞西尔·福里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我想当时只给她帮了一点点忙呀。我还记得那件事无论如何也是非常简单的。”

“她可不那么认为。不过至少你总不能说我这件案子也很简单吧。我再想像不出比我目前的处境更稀奇古怪、令人费解的事了。”

福尔摩斯摩擦着双手，顿时两眼充满神采。他从椅子上俯身向前，他那轮廓清晰、像鹰似的面目显出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来。

“说说你的案子吧，”他用一种生气勃勃、郑重其事的语调说。我感到自己处在那里有些尴尬。“请原谅我，失陪了。”我说，从椅子上站起身。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年轻小姐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让我留下。

“假如你朋友，”她说，“愿意留下来的话，或许会对我大有帮助。”

我于是又重新坐进椅子里。

“简单说来，”她继续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曾是一个印度军团的军官，在我还很小时他就把我送回了英国。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在国内一个亲戚也没有。不过，我被送到了爱丁堡^①一所条件舒适的寄宿学校，在那儿一直生活到十七岁。1878年我父亲已是所在军团资格最老的上尉，他得到一年休假回国来了。他从伦敦给我发来电报说他一路顺利，让我立即去他住的兰纪姆旅馆。我还记得他那封电报非常亲切，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乘车去了兰纪姆旅馆，服务人员却告诉我莫施坦上尉是住在那儿，不过昨晚出去还未回来。我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他的消息。那晚，我听从旅馆经理的建议报了警，并在次日上午在所有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事。可是一切调查毫无结果，直至今日我也没有得到一丁点儿我那不幸父亲的消息。他满怀希望回到国内想过得安宁舒适的生活，但却……”

她将一只手放在喉头上，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福尔摩斯问，打开笔记本。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差不多是在十年以前了。”

“他的行李呢？”

“仍放在旅馆里。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可提供一点线索——尽是些衣物、书籍和不少从印度安达曼群岛弄回的珍奇物品。他曾是那儿负责看守囚犯的军官。”

“他在城里有朋友吗？”

^① 爱丁堡，英国城市。

“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个，他是肖尔托少校，和我父亲属一个军团，在孟买^①第三十四步兵团。少校在我父亲回国前一段时间已退役，住在上诺伍德郊区。我们当然同他联系过，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战友已回英国来了。”

“真是件奇怪的案子。”福尔摩斯说道。

“还有最奇怪的事我没说出来呢。大约在六年前——确切说是在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②登出了一则广告，寻求玛丽·莫施坦小姐的住址，并说如果告之了住址对她是有益无害的。广告上没有附任何名字和地址。我那时刚去了塞西尔·福里斯特夫人家做家庭教师。按照她的建议，我在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就在当天从邮局给我寄来了一个小纸板盒，我发现里面装着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没有附任何字条。从那时起，我每年在同一天都会收到一个类似的盒子，里面同样装着一颗类似的珍珠，但寄的人是谁却一点线索也没有。一位专家说那种珍珠十分罕见，价值连城。你们看看吧，确实很不错。”

她边说边打开一个扁平盒子，我便看到六颗从未见过的上等珍珠。

“你的案情非常有趣，”夏洛克·福尔摩斯说。“另外还遇到过别的情况没有？”

“遇到过，而且就在今天，所以我才来找你。今天上午我收到这封信，也许你愿意自己看看。”

“谢谢，”福尔摩斯说。“把信封也请给我看一下。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7月7日。啊！信封角上有人的拇指痕——大概是邮递员的。信纸质量很好，信封是六便士一打的。这个人使用信笺信封很独特。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今晚七点到莱西姆剧院外左侧第六根柱子处。如怀疑可带两个朋友。你是一个被冤屈的女人，理应受到公正对待。勿带警察，否则一切将无济于事。你不认识的朋友。’哦，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你打算怎么办，莫施坦小姐？”

“这正是我想要向你请教的呀。”

“那么我们毫无疑问要去了——你和我——唔，是的，正好还有华生医生。给你写信的人不是说两个朋友吗，我和华生一起工作。”

“可他愿意去吗？”她问，声音和表情都带有恳求的意味。

“如果能帮上点儿忙，”我热情地说，“我将不胜荣幸，很高兴效劳。”

“你们两位真是太好了，”她说。“我和外界很少接触，连一个能求助的朋友也没有。我六点钟来这儿行吧？”

“不能再晚了，”福尔摩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信上的笔迹与珍珠盒上地址的笔迹一样吗？”

“我把它们都带来了。”她回答，拿出六张纸来。

“你确实是一个模范的当事人，直觉不错。让我们来看看吧。”他把六张纸在桌上铺开，眼睛飞快地一张张扫视过去。“除这封信外，其他的字迹全是伪装的，”他立即说，“但写信的人是谁已不是问题。你们看这个希腊字母ε怎么也伪装不起来，还有最后这个

① 孟买，印度港市。

② 《泰晤士报》，英国一家很有影响的大报。

福尔摩斯探案精品集

呈螺旋形的S，它们无疑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可不愿给你无谓的希望，莫施坦小姐，不过这个笔迹与你父亲的是否有相似之处呢？”

“毫不相似。”

“我就想你这么说。那么我们六点钟等你来。这些纸张请让我留下吧，六点钟前我还可以再研究一下，现在才三点半。好啦，再见。”

“再见。”客人说，分别看了看我们两个，现出欢快友好的样子，把珍珠盒放回胸部衣服内匆匆离去了。

我站在窗旁，看见她迈着轻快的脚步沿街走去，直到她那灰暗的头巾式无檐儿帽和白色羽毛在昏暗的人群中变成一个小点。

“多么富有魅力的女人！”我叫道，转身对着同伴。

他又点燃了烟斗，仰身躺在椅上，眼睑下垂。“是吗？”他慢吞吞地说。“我怎么没注意到。”

“你真像是个机器人——一台计算机，”我大声说。“有时你身上实在缺乏一点人情味。”

他微微一笑。

“不要让你的判断因为个人感情特征产生偏见，”他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当事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单位，问题中的一个因素。感情特征有碍于清晰的推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知道一位最迷人的女人为了三个小孩的保险金将他们毒死，结果被处以绞刑；我还有一个最不受人喜欢的熟人，而他却是一位慈善家，捐助了近二十五万英镑救济伦敦穷人。”

“可是在这案子……”

“我从来就没有例外。例外只会反证规律。你是否有机会研究过笔迹特征呢？你从这个人的笔迹中看出什么没有？”

“我还看清楚‘匀称’，”我回答。“说明他是一个惯于办事认真的人，还很有些个性。”

福尔摩斯摇摇头。

“你看那些笔画较长的字母，”他说，“与笔画较短的字母简直相差无几，D看起来像A，L看起来像E。有个性的人总是明显地突出笔画较长的字母，不管写得多么难认。他的K写得并不大一致，写大写字母又显得有些自负。现在我要出去一下，有些东西还需了解。我给你推荐本书——它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一本著作，是温伍德·里德写的《人之殉难》。我一小时后回来。”

我拿着那本书坐在窗旁，却根本没去想作者那些大胆的思索。我心里还想着刚才来访的那位小姐——她那甜甜的微笑，深沉圆润的声音，以及笼罩在她身上的古怪神秘的事情。假如她父亲失踪时她十七岁，那么现在一定二十七岁了——正是一个妙龄女郎，因为在这样的青春阶段她已不再腼腆害羞，有了一番人生经历后变得端庄持重了。我就坐在那儿冥思苦想，以致产生了这些危险想法，于是我赶紧坐到书桌旁，埋头看起最新的关于病理学的专题文章。我算什么呢，一个瘸腿的军医，又没多少存款，竟敢有那些念头？她只是一个单位，一个因素——此外什么也不是。假如我的前途暗淡，与其在想像中怀着虚伪的希望千方百计使它明亮，不如像个男子汉一样勇敢地去面对它。

寻求解答

福尔摩斯回来时已经五点半了。他兴致勃勃，十分热切的样子，精神特佳。而他在调查案子时，有时又显得意气消沉，郁郁不乐；他就是这样两种情绪互相交替着。

“这件案子并没有多大的秘密，”他说，拿起我为他沏好的一杯茶：“一切事实似乎只有一个解释。”

“什么！你都已经找到答案了？”

“唔，也还不能那样说。不过我发现了一件有启发的事实，的确非常引人启发。但还需要了解一些详情。我在查阅《泰晤士报》过期合订本时，发现先前属于第三十四孟买兵团退役后住在上诺伍德的肖尔托少校，已于1882年4月28日去世。”

“也许是我感觉太迟钝吧，福尔摩斯，我看不出从中能得到什么启发。”

“看不出？你真让我吃惊。那么咱们这样看吧。莫施坦上尉失踪了。他在伦敦可能去拜访的只有肖尔托少校一人，而肖尔托少校又否认他听到莫施坦上尉回到伦敦的消息。四年以后肖尔托去世了。就在他去世后一周之内，莫施坦上尉的女儿便收到一件昂贵的礼物，从那以后年年如此。现在终于来了一封信，说她是一个被冤屈的女人。除了她丧失了父亲外，还能指别的什么冤屈呢？而为什么肖尔托一死她就开始收到了礼物？除非肖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某些秘密，想要作些补偿？你还有其他看法来解释这些事实吗？”

“可这是多么离奇的补偿啊！这件事太奇怪了！还有，他为什么现在才写信而不在六年前？再说，信上说要给她公道。她能得到什么样的公道呢？总不可能设想她父亲还活着吧。在她这件案子上，你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不公道的事。”

“有一些困难，当然有一些困难，”夏洛克·福尔摩斯沉思着说，“不过我们今晚出去调查一下，一切都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哈，那儿来了辆四轮出租马车，莫施坦小姐在里面。你都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最好下去了，时间已不早了。”

我拿起帽子和我那根特沉的手杖，并注意到福尔摩斯从抽屉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插进衣袋里。很明显，他认为我们今晚要办的事会很严重。

莫施坦小姐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披风，她那敏感的面容虽然沉静，但也很苍白。如果不是为我们那晚奇特的冒险担忧，她在一般女子中算是够坚强的了，不过她的自制力仍是很不错的。她乐意地回答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提的另外几个问题。

“肖尔托少校是我爸特别要好的朋友，”她说。“他在给我的信中无数次提到少校。他们当年是安达曼群岛驻军的指挥官，所以经常在一起。顺便说一下，在我爸的书桌里发现了一张古怪的纸条，没有谁能看懂。我想它毫不重要，不过也许你愿意看看，所以我就带来了。在这儿。”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吧纸条展开在膝盖上放平，然后用他的双倍放大镜有条不紊地仔细查看着。

“这是一张印度造的纸，”他说，“曾别在木板上。从上面的图表看，它像是一座大建筑物某一部分的图纸，有不少的大厅、走廊和甬道。有个地方用红墨水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十字上方用铅笔写着‘左侧3.37’，字迹已经褪色。左角上有一个奇异的难解

福尔摩斯探案精品集

的符号，像是四个十字形横排连在一起。它的旁边用极其粗糙的字体写着‘四签名——乔纳森·斯莫尔、麦哈默特·辛格、阿卜杜拉·汗、多斯特·阿克巴尔’。是的，我承认看不出这张纸与案子有多大关系。不过它显然是一份重要资料，一直小心谨慎地放在笔记本里，你看两面都一样整洁。”

“我们确实在他笔记本里发现的。”

“那么好好保存吧，莫施坦小姐，也许它会对我们有用。我开始怀疑，这件案子可能比我最初想的要深奥微妙得多。这事我得重新思考一番。”

他仰身坐在出租马车上，眉头紧皱，眼睛出神，我知道他正在专注地思考着。我和莫施坦小姐低声聊着眼前的行动和可能的结果，而我们的同伴始终保持缄默，让人难以捉摸。最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那是九月的一个傍晚，还不到七点钟，天色已变得昏暗阴沉，整个大城市笼罩在浓浓迷雾之中。黑乎乎的云块阴郁地低压在泥泞的街道上空。在“滨河大道”上，一盏盏街灯模糊不清，显得斑斑点点，将微弱的光线漫射到满是泥浆的人行道上。从商店橱窗里发出炫目的黄光穿过迷茫的雾气，朦朦胧胧、摇曳不定散射过拥挤的大道。那些川流不息的人的面容从无数细小的光线上一掠而过，有的忧郁憔悴，有的兴高采烈，在我看来显得有些阴森可怕的样子。好像人类的一生一样，它们从黑暗忽然转入光明，又从光明返回黑暗。我一般都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可是这个阴郁沉闷的夜晚和我们这次奇特的行动，使我感到紧张不安，意气沮丧。我从莫施坦小姐的举止上看出她和我也是同样的心情。只有福尔摩斯才不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影响所左右。他打开笔记本放在膝上，不时借助随身携带的袖珍电筒的光草草记下一些数字和事情以免忘记。

我们来到莱西姆剧院，那儿侧门入口处已拥挤不堪。剧院前面，一辆辆双轮双座马车和四轮出租马车络绎不绝到来，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从上面走下一个个穿着夜礼服、胸前露着白衬衣的男人，还有披着围巾、珠光宝气的女人们。我们刚刚走到约定的第三根柱子，便有一个身材矮小、肤色浅黑、富有生气的男人走上前来和我们打招呼，一身马车夫的装束。

“你们就是和莫施坦小姐同来的吧？”他问。

“我就是莫施坦小姐，这两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她说。

他那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询问似的紧盯住我们。

“请原谅，小姐，”他态度顽强地说，“不过我曾让你保证你的两个伙伴不是警察。”

“这一点我向你保证。”她回答。

他吹出一声刺耳的口哨，便见一个街头流浪儿带过来一辆四轮出租马车，打开车门。和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登上车夫的位子，我们也分别在车内入座。刚一坐好马车夫就将鞭子一扬，马儿猛地拉着车飞跑向前，穿过迷雾蒙蒙的街道。

我们的处境真是不可思议——不知道驱车去何处，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不过，请我们出来要么纯粹是个骗局——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假设——要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相信有重要事情等着我们。莫施坦小姐的态度仍然坚决镇定。我努力设法让她高兴，逗她开心，给她讲些我在阿富汗的冒险经历；可是说实话，我自己对我们的处境都感到如此激动不安，对我们要去的地方充满好奇，所以我也就没给她讲出多少故事来。直到今天，她都还在说我当时给她讲了一件感人的事情——一支滑膛枪在夜深人静之时怎样伸进了